

国家图书馆藏一叶回鹘文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

(新疆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疑伪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内容杂有如来藏、中观、唯识、密教等大乘佛教教义和道教、民间信仰等,在中土撰于7世纪后半期至8世纪前半期。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于11世纪译自汉语,到了元代进行了大规模的传抄。该文献现阶段分藏在伦敦、京都、柏林、圣彼得堡、北京等世界各地,总数达400余件。本文对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一叶回鹘文《八阳经》写本(编号GT15-12)进行转写、翻译和语文学注释等,并将其与伦敦本、京都本等进行对比分析,提出该文献不同于其他版本的观点。

关键词: 国家图书馆 回鹘文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

中图分类号: B9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2022)02-0056-10

疑伪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以下简称《八阳经》),虽有传玄奘译、义净译等称,实为中土所撰,内容杂有如来藏、中观、唯识、密教等大乘佛教教义和道教、民间信仰等,体现了佛教大众化的特征。^①据小田寿典判断,大致完成时间为7世纪后半期至8世纪前半期。^②

回鹘文《八阳经》译自汉文。伦敦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藏回鹘文《八阳经》卷子(编号为Or. 8212-104)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故该《八阳经》译成回鹘语的大致时间为10世纪末或11世纪上半期,即藏经洞封窟之前。回鹘人对《八阳经》似有极大的热情和认同,有多种写本和刻本存世,纸张形式有卷子、贝叶型和折子等,总数达400余件,分藏于柏林、圣彼得堡、巴黎、京都、东京、敦煌、

收稿日期: 2020-06-30

作者简介: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1972-),男,新疆伊宁人。文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敦煌吐鲁番回鹘文献研究。

① [日]橘堂晃一《小田寿典著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一卷トルコ語譯の研究》,《東洋史研究》2012年第71卷第2號,第132頁。

② [日]小田寿典《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一卷トルコ語譯の研究》,京都:法藏館,2010年,第37頁。

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①

回鹘文《八阳经》的研究始于羽田亨，他于1915年研究了龙谷大学图书馆和俄罗斯藏部分写本。^②班格（W. Bang）、冯加班（A. von Gabain）和阿拉提（R. R. Arat）以伦敦藏敦煌卷子作为底本，对敦煌、吐鲁番出土残片进行了详细的文献学研究。^③我国学者冯家昇研究刊布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三张七面）重要的折叠式刻本残页。^④山田信夫、庄垣内正弘各自刊布了龙谷大学藏品和中村不折氏藏品。^⑤茨默（Peter Zieme）则刊布了三则与《八阳经》有关的跋文和韵文。^⑥小田寿典自1966年开始一直致力于回鹘文《八阳经》的整理和刊布，探讨其语言文字特点和各种版本的异同，2010年以集成形式出版两卷本《仏説天地八陽神呪經一卷トルコ語訳の研究》，后又出版其英文修订本。^⑦拉史曼（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对德国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文献研究所收藏的回鹘文《八阳经》进行了档案化，其中考证了属于《八阳经》的新残片和可以缀合的多件文献。^⑧毛艾（Dieter Maue）研究了3件婆罗米文和2件藏文回鹘语《八阳经》残片。^⑨

近期，亦陆续有新的回鹘文残片被发现和刊布。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研究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一页《八阳经》残片。^⑩张铁山从吐鲁番研究院收藏品中考证出一页《八阳经》刻本（81TB10: 09），认为其与冯家昇先生刊布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刻

- ① 据叶尔达尔（Marcel Erdal）统计，回鹘文《八阳经》文献储存情况如下：柏林至少310件、巴黎11件、圣彼得堡67件、京都37件、北京3件。此外，近期张铁山和李刚从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分别研究刊布了4件，笔者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品中发现1件。
- ② [日]羽田亨《回鹘文の天地八陽神呪經》，《東洋學報》1915年第5卷，第41-73頁；羽田亨《回鹘文の天地八陽神呪經補遺》，《東洋學報》1915年第5卷，第189-228頁；羽田亨《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東京：東洋史研究会，1958年，第64-142頁。
- ③ W. Bang, A. Gabain & Rachmati, R. *Das buddhistische Sūtra Säkiz Yükmäk. Türkische Turfan-Texte VI*, SPAW, 1934, pp. 93-192.
- ④ 冯家昇《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第183-192页。
- ⑤ [日]山田信夫《ウイグル文天地八陽神呪經断片》，《東洋學報》1958年第40號，第79-97頁；[日]庄垣内正弘《中村不折氏旧藏ウイグル語文書断片の研究》，《東洋學報》1979年第61號，第1-29頁。
- ⑥ Peter Zieme. Colophons to the Säkiz Yükmäk Yaruq,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983 (10), pp. 143-149; Peter Zieme. *Die Stabreimtexte der Uiguren von Turfan und Dunhuang. Studien zur alttürkischen Dichtung*, Budapest, 1991, pp. 60-64.
- ⑦ [日]小田壽典《佛説天地八陽神呪經一卷トルコ語訳の研究》，京都：法藏館，2010年；O. Juten,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Sūtra called Säkiz Yükmäk Yaruq or Säkiz Törlügin Yarumış Yaltrımış in Old Turkic*. Turnhout: Brepols, 2015.
- ⑧ Raschmann, Simone - Christiane, *Al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18: Buddhica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Teil 1: Das Apokryphe Sutra Säkiz Yükmäk Yaruq*. Stuttgart, 2012. 柏林藏回鹘文《八阳经》刻本方面，Abdurishid Yakup 有介绍，见 A. Yakup. *Al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2: Apokryphen, Mahāyāna-Sūtren, Erzählungen, Magische Texte, Kommentare und Kolophone*, Stuttgart, 2008, pp. 53-77.
- ⑨ Dieter Maue; *Al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1: Dokumente in Brāhmī und tibetischer Schrift*, Stuttgart, 1996.
- ⑩ Yakup, Abdurishid. Uighurica from the Northern Grottoes of Dunhuang. *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Professor Masahiro Shōgaito's Retirement Studies on Eurasian Languages*. "Studies on Eurasian Languages" Publication Committee, 2006.

本为同一文献。^① 茨默对山西博物院收藏的一页《八阳经》跋文进行了研究。^② 李刚则考证出五件回鹘文《八阳经》残片（吐鲁番研究院藏品3件、柏林吐鲁番文献研究所藏品2件）。^③

从所有回鹘文《八阳经》刻本和写本的内容看，伦敦本较为完整，每页尺寸长24厘米，高9.5厘米，总行数为466行，应该为较古老的版本，不仅是因为发现于藏经洞，其语言中还具有古老成分，^④ 同时写本中还书有鲁尼文文字。^⑤

京都龙谷大学亦藏有相同卷子，近于完本，发现于吐鲁番交河故城，长510厘米，高29.3厘米，共405行。据小田寿典介绍，龙谷大学藏本卷头部分残缺，而羽田亨所刊布的21行《八阳经》写本正好可以与其卷头部分缀合，应为同一文献。计算此21行，该卷子总行数达426行。笔者于2017年3月参观龙谷大学图书馆时有幸见到实物，为一长卷，字迹工整，文中的burxan“佛”、bodistv“菩萨”、darni“陀罗尼”等词用朱笔书写。

除以上近于完本的两个写本以外，冯家昇所刊布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刻本值得关注。按冯氏介绍“3张7面半”，折叠式，是1929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从新疆获得，第一和第二页“如来说教图”下面标有“陈宁刊”字样，还刻有“四”“六”“二十四”等汉字以表页码。“陈宁”之名均见于元刊《磻砂藏》《至大重修宣和博物图》《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等书中。对此，冯家昇认为回鹘文《八阳经》的刻经地点应在平江（今吴县）或大都（今北京）。另据秃氏祐祥信息，陈宁的名字出现在元代开板的杭州普宁寺本大藏经中。从西安的卧龙寺、开元寺，太远的崇善寺发现的平江府磻砂延圣禅寺版大藏经的扇绘中亦见陈宁之名。^⑥ 小川贯式认为“陈宁”是注明日期为“大德十

- ① 张铁山认为该版本与冯家昇刊布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刻本属同一版本，因内容不重合，可以互补。此结论若可靠则说明，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八阳经》刻本同样来自吐鲁番。见张铁山《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出土回鹘文刻本〈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残页研究》，《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2期，第28-34页。
- ② Peter Zieme, An Uighur Instruction Document for Preaching the Bayangjing and Other Sūtras in Alliterating Verses from Shanxi, 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71-282页。
- ③ Li gang, A Study on Several New Fragments of the Säkiz Yükmäk Yaruq Sudur in Uighur Script,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 Vol. 72, 2019 (2), pp. 165-178.
- ④ 小田寿典对伦敦本的语言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认为伦敦本所持有的语言特点与鲁尼文碑铭以及摩尼教文献语言相。如，其他写本中的ayry“坏的”在伦敦本中转写为anry, qayu“哪个”转写为qanyu, 这证明伦敦本具有鲁尼文碑铭文献时期或后期摩尼教文献语言n方言的特征（小田2010，第58-72页）。
- ⑤ 关于伦敦本中的鲁尼文文字，小田读作kör (ü) g bitid (i) m“我库鲁格 (körüg) 写了”（小田2010，第32页；Oda 2015, p. 25），叶尔达尔（Marcel Erdal）纠正为körüp bitidim“我看着（照着）写了”，见Marcel Erdal, Review of Raschmann, Simone-Christiane: All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18. Buddhica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Teil 1: Das Apokryphe Sutra Säkiz Yükmäk Yaruk. Stuttgart: Steiner 2012 and of Oda, Juten: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Sūtra called Säkiz Yükmäk yaruq or Säkiz Törlügin Yarumış Yaltrımıš in Old Turkic. Turnhout: Brepols 2015, 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 2018 (113-4/5), p. 146.
- ⑥ [日]秃氏祐祥《大藏经と扉絵》，氏著《東洋印刷史研究》，武蔵村山：育裳堂書店，1981年，第213-218頁。

年”（1307）的延圣寺开板出现的刻工，^①若与回鹘文《八阳经》中的“陈宁”为同一个人，那回鹘文《八阳经》刻写印刷时间为大德十年前，即1307年左右，地点为杭州一带。

小田寿典根据《八阳经》经名和语言特点将回鹘文《八阳经》分为初译本（I）和改译本（II）两类，初译本又分为伦敦本（I a）和京都本（I b）；^②改译本以吐鲁番出土写本和刻本为主，大体也分为两类：一类（II c）为各类写本和残片，数量达100余种；^③另一类（II d）为刻本，数量不多，其中有印刻“陈宁”名字的刻本，其施主应为 *torčī taruγačī* “朵儿只·达鲁哈赤”。^④

回鹘文《八阳经》经名有二，一为 *t (ä) ngrī burxan y (a) rliqamiš t (ä) ngrili yerli säkiz yükmäk yaruq bügülüg arviš nom bitig*，被认为是初期译本的题名；另一名出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刻本中，名为 *t (ä) ngrī t (ä) ngrisi burxan y (a) rliqamiš t (ä) ngrili yerlitä säkiz türlügin yarumiš yaltrimiš iduq darni tana yip atl (i) γ sudur nom bitig*，被认为是元代改译本之名称。

从经名可以看出，初译本中对应“八阳”的 *säkiz yükmäk yaruq* 被改为 *säkiz türlügin yarumiš yaltrimiš*。回鹘文佛教文献中 *yükmäk* 对应“蕴”，尤指“五蕴”，改译本则将其删除，用动词 *yarumiš yaltrimiš* “发光”取而代之；*büğü* “神”和 *arviš* “咒”合成对应“神咒” *bügülüg arviš* 一词被 *iduq darni tana yip* 所取代，其中 *darni* 来源于梵语的 *dharni* “咒”，而 *tana yip* 指作为测量单位的绳子。与原文对照看，*yükmäk yaruq* 和 *bügülüg arviš* 更接近于汉文的字面意义，为什么会出现其替代选项 *yarumiš yaltrimiš* 和 *iduq darni tana yip* 等不得其解，或许以上两种题名并非是初译本和改译本的题名，而是同一时期的不同译本。^⑤除以上正式题名外，作为经名尚有 *paryoke* 或 *varyoke* 等“八阳经”三个字的汉字音形式。^⑥

有关《八阳经》的回鹘文跋文近10种，其中有一则跋文虽部分残缺，但留有有关回鹘文《八阳经》译者的一线信息。吐鲁番鄯善县七克台出土的一件相关跋文中（小

① [日] 小野玄妙《仏教經典總論》，氏编《仏書解説大辞典》（別卷），東京：大東出版社，1936年，第889-890頁。

② 伦敦本作为早期本具有n方言的语言特征和摩尼教二元论思想，I b除京都本外，尚有20余件收藏于柏林、京都和圣彼得堡的写本，该写本除了一些误写或脱落等情况外，内容与伦敦本基本一致。

③ 婆罗米文和藏文书写的回鹘语写本和莫高窟北区第464窟出土的部分文献也归为此类。据叶尔达尔研究，小田的以上分类并不完全匹配，有时分类到II c的文献具有I b的语言特点，有些文献所具有的特点则无法归到以上四类。

④ 小田寿典判断此人可能为孟速思之孙朵儿只。见小田壽典《佛說天地八陽神呪經一卷トルコ語譯の研究》，第200頁。

⑤ 叶尔达尔对回鹘文《八阳经》的两种经名有详细的对照分析，详见 *The manuscript variants of the Säkiz Yügmäk Yarok Nom Bitig*. Zs. Gulčesi (ed.), *Language, government, and religion in the world of the Turks: Festschrift for Larry Clark at seventy-five*, Brepols: Turnhout, 2018, pp. 301-310.

⑥ *paryoke* 和 *varyoke* 为“八阳经”的回鹘汉字音形式，均见于元代文献中，这里 *varyoke* 可能反映的是元代的口语特征。*paryoke* 见于 U4655、U741，此二文献从施主和《八阳经》经名看都属于元代。

田编号为 Xinx) 出现了著名翻译家胜光的名字, 而文中经名部分略有残缺, 只存有“ [] li-tä säkiz [] ”等字样。该部分可修补为 [tängrili yer] litä säkiz [türlügin yarumış……], 正好为“八阳经”的回鹘语译名。据此, 有学者提出《八阳经》的译者为胜光的观点。据跋文内容的“大唐三藏法师从梵语译为汉语, 别失八里人后学之胜光法师从汉语译成回鹘语”看, 胜光翻译此经所参考的原文是所谓的“玄奘译本”。胜光曾翻译过玄奘弟子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 翻译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对玄奘似情有独钟, 故胜光翻译《八阳经》的推断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此外, 《八阳经》相关跋文中也透露出回鹘人对于《八阳经》的特殊认识:

柏林藏编号为 U5033 的跋文中将《八阳经》描述为 tüpsüz täring yörüg-lärig adın čiry mungadin čiry činzu tegmä ärdük täg……“教义甚深如神妙真如(的八阳经……)”;^① 在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回鹘文韵文诗 B128: 8 中则用 säkiz bölük-lär üz-ä sa čilmış sä čä tanglan čiq varyoke “分成八品的神妙深阔的八阳经”(第 128 行); 在山西省博物院收藏的另一个跋文则解释为 säkiz bilig-lär-ning^② arıyry oqıda čı [sä čä tanglan čiq] varyoke “阐明八种智慧之清净的(神妙)之八阳经”。^③

《八阳经》作为伪经在内地并不流行, 但在敦煌、吐鲁番一带的回鹘佛教社会里则十分流行, 至今发现的抄本和刻本数多达 400 多件, 还在江南、大都等地进行印刻。除此之外, 还有用婆罗米文和藏文书写的回鹘语版本。足见, 回鹘人对于《八阳经》的重视和偏爱。^④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韵文诗 B128: 18 中, 八阳经与《阿弥陀经》《华严经》《圆觉经》《法华经》《金光明经》等经典一起被称作 on tayšing sudur “十种大乘经典”。这证明在回鹘佛教徒的认识中“八阳经”不是伪经, 是十大大乘佛经之一。另外, 《八阳经》反复强调的“神咒”消灾、摆脱困境、“读写”积德等现实意义较强的具体内容更是获得了民众的认同, 因而在回鹘社会中出现了诵读、传抄、刻印《八阳经》的热潮。

下面对国家图书馆藏一叶回鹘文《八阳经》写本进行语文学考证, 对其进行拉丁字母转写、汉文翻译和注释。该文献编号为 GT15-12 (图 1、图 2), 正背两面书写, 黄色纸, 有红色上下栏线, 页眉写有回鹘文 yeti yigirmi “十七”, 字体为半楷体, 从内容看, 译文较为自由、精炼, 与汉文原文并不一一对应, 亦非小田寿典所归类的 I a、

① [日] 小田寿典《佛說天地八陽神呪經一卷トルコ語譯の研究》, 第 202 頁。

② säkiz bilig “八种智慧”指唯识说所说的“八识”, 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 再加上第六意识、第七含藏识、第八末那识(阿那耶识), 应对应“八阳”之译文中的 säkiz yükmak “八蕴”。

③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回鹘文诗体注疏和新发现敦煌本韵文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 第 193 页, 第 209-210 页。

④ 圣彼得堡藏 SI 4bKr. 14 中有 10 行回鹘文和 4 行汉文。经庄垣内(2003)考证, 回鹘文内容属于“九恶业”, 汉文部分则为回鹘人所做《八阳经》难字音注。比如在文献中的难字注: “大”注“代”, “通”注“铜”, “言”注“焉”; 反切注音: “古月”注“穴”, “罗凡”注“澜”, “古忽”注“骨”。通过注音的方法学习汉文《八阳经》的难字, 其目的显然是用汉语诵读《八阳经》。

I b、II c 之抄本，内容与其均有不同。本文转写时，斜体字表示原文不甚清楚，t(下面带点的 t) 表示写本写作 d，但应读作 t，d 表示写本写作 t，但应读作 d。

一、拉丁字母转写

正面 (图 1)

- 01 tñl (i) γ-lar ärsär : ol timin anı körtür anı bilir
- 02 añötkürür : anta-đa öngi arxant pratikabut
- 03 ulatı širavak-lar qamay niz-vani basmiš yalangu q-lar
- 04 alqu-γun munı bilmaz-lär uqmaz-lar ötgürü umaz-
- 05 lar tüzün-lärim kim qayu tñl (i) γ-lar : bu nom bitig-
- 06 ig oqıp tüpsüz täring yörüg-in ötkürü
- 07 usar-lar : ol tñl (i) γ-lar-nıng timin köngül-i biligi
- 08 burxan-lar-nıng nom iđış-ı tetir : an tađa :
- 09 öngi adın yangluq saqın ç-lr γ tñl (i) γ-lar äsrük
- 10 kiši täg muna tana adınu uma tın yangluq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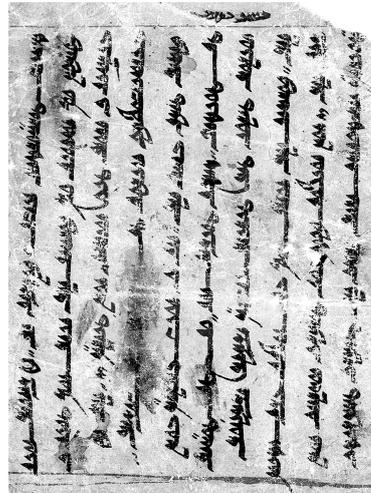


图 2

(图 1 国家藏 GT15-12 回鹘文《八阳经》写本正面；图 2 国家藏 GT15-12 回鹘文《八阳经》写本背面)

页眉：yeti yigirmi

- 11 saqänçturγursar inčä bilmä ş-är : bu mäning öz
- 12 köngül-üm ät' öz-üm burxan-lar-nıng nom töz-i
- 13 yiltiz-ı ärür tep ötrü ol tñl (i) γ : -lar bu
- 14 yertin çüdüäki öküz-tä tägzinür čä čomar :

- 15 batar tǎgz-inür-lār : azu üçyavlaq yol-
 16 ta tüšär : sansız tümän aǵ-un-ta tuǵar
 17 öltür taluy tǎg täring ačrǵ ämgäk ämgäñür-
 18 lār : burxan-lar-ning nom-in aǵın y (ä) mä äšit-
 19 mǎz-lār : ol ödün beš yüz t (ä) ngri oǵlanı ol
 20 quvraq arasinta ärtür ärti-lār tängri tängri

二、译文

……众生乃能明见、了知和通达它（人之身心）。除此之外，阿罗汉、独觉以及声闻等佛弟子，所有沉迷于生死的凡夫皆对此也无所知，也不通达。善男子，若有众生诵读此经，能通达其甚深真理，彼众生之心智即为佛之法器。此外，思想不纯之人如醉酒一般无法醒悟，心生邪念，没有“我的身心是佛法之根本”之认识，那么那些众生就会沉没于这世界之河（苦海），坠入三恶道，生死轮回于无数万世，受尽苦海之痛苦，无法听闻佛法之名。尔时，五百天子就在那大众之中，（听到）佛之（所言，得到佛法，皆大欢喜）。

三、原文

善男子！观此六根显现，人皆空口常说之。若说善语。善法常转，即成圣道；若说邪语，恶法常转，即堕地狱。善男子！善恶之理，不得不信。善男子！人之身心是佛法器，亦是十二部大经卷也，无始以来转读不尽不损毫毛。如来藏经、唯识心，见性者之所能知，非诸声闻凡夫所能知。善男子！读诵此经，深解真理，即知身心是佛法器。若醉迷不醒，不了自心是佛法根本，流转诸趣，堕于恶道，永沈苦海，不闻佛法名字。

尔时，五百天子在大众中闻佛所说，得法眼净，皆大欢喜，即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大正藏》第85册 No. 2897, 1423b15-25）

四、注释

01-02 anī körür anī bilir anī ötkürür 可直译为“明见、了知和通达它”，该三个动词只对应原文的“知”，该译法同样出现在第4行，表现出了译者自由翻译的风格。

02 arxant: “阿罗汉”〈Skt. arhant; pratikabut: “独觉”〈Skt. pratyeka-buddha. 汉文原文中没有“阿罗汉”、“独觉”，只有“声闻”，该内容由译者自行增加。

03 širavak: “声闻”，〈Skt. śrāvaka; niz-vani basmiš yalanguq-lar: “凡夫”之译文，可直译为“沉迷于烦恼的众生”。“凡夫”在大多数回鹘文佛教文献中固定译作

partak čan。

08 nom ıǰıš-ı: “法器”，具有学佛、弘法能力的人。

08-11 an ɬa ɬa öngi adın yangluq saqınč-lıy tınlıy-lar äsrük kiši täg muna tänä adınu uma ɬın yangluq saqınčturıysar 为“醉迷不醒”之译文，可直译为“思想不纯之人，如醉酒一般无法醒悟，心生邪念”。译文语言较为自由，其中 öngi adın yangluq saqınč-lıy “思想不纯之人”、muna tänä adınu uma ɬın “无法醒悟”、yangluq saqınčturıysar “心生邪念”都是译者增加的解释性翻译内容。

09 öngi adın yangluq saqınčlıy tınlıy-lar “有邪念者”在伦敦和京都本中只有 yangluq saqınčlıy tınlıylar “错误观念的众生”，显然 öngi adın “别的”、“其他的”为元代改译本修订时增加的内容。

10 muna tana adınu umatın 在伦敦本中为 muna tänä ongalu umatın，其表达意义相同。

12 nom töz-i yiltiz-ı: 对应“佛法根本”。töz 在回鹘文佛教文献中对应汉字的“性”、“本”，yiltiz 则对应“根”。“根本”指在轮回过程中不会变化的根本业道，即行为。

15 üçyavlaq yol: 对应“恶道”，指地域、恶鬼、畜生等三恶趣。

五、结语

笔者将本文探讨的 GT15-12 与其他几种版本进行比较，发现与 I a、I b、II c 均有所不同，属于另一种译本。因未留存对应内容，与刻本（II d）是否一致不得而知，但存在与 II d 相同的可能性。从正字法特点看，明显具有元代特征，如 t 和 d 部分，q 和 ɣ 旁加两点等。为便于对照，现将 GT15-12 与 I a、I b、II c 进行对比，其中黑体字部分为其他版本没有或用法不一样的地方：

例 A 非诸声闻凡夫所能知。

GT15-12 anta-ɬa öngi arxant pratikabut ulatı šıravak-lar **qamaɣ** niz-vani basmıš yalanguq-lar **alqu-ɣun** mun bilmäz-lär uqmaz-lar ötgürü umaz-lar

I a antada öngi rxant prtikubutlar ulatı **qamaɣ** šıraviklar **azu** qamaɣ nizvanilary basmıš yalanguq-lar **bilgälär alqu** munı bilmäz uqmaz ötgürü umazlar

I b anta-ɬa öngi arxant prtakabut ulatı **qamaɣ** šıravaklar qamaɣ nizvani basmıš yalanguq-lar **alqu** munı bilmäz uqmaz ötgürü umazlar

II c [] da öngi arxant prtakabut ulatı …… šıravaklar qam [] nizvani [] š tözün …… **alqu** munı bilmäz uqmaz ötgürü umazlar

例 B 若醉迷不醒，不了自心是佛法根本，流转诸趣

- GT15-12 antada : **öngi adın** yangluq saqınč-lıry tınl (ı) γ-lar äsrük kiši tag muna tana **adınu** uma tın yangluq saqınčturıysar in čä bilmä ş-är ; bu mäning öz köngül-üm ät' öz-üm burxan-lar-nıng nom töz-i yiltiz-ı ärür tep ötrü ol tınl (ı) γ : -lar bu yertinčüdäki **öküz-tä tägzinürčä** čomar ; batar tägz-inür-lär
- I a antada öngiki yalnguqlar tınlıylar qolulasar äsrük kiši tag tänä muna **yoryur ongalu** umatın yangluq saqınčturıysar in čä bilmäsär bo mning öz köngülüm ät' özüüm burxanlarınng nom tözi yiltiz ärür ... ötrü ol tınlı bo yirtinčüdäki **ögüz tägzinčingä** čomar batar tägzinür
- I b antada **öngiki** yalnguq tınlıylar ' äsrük kiši tag muna tänä **adınu** umadın yangluq saqınčturıysar inčä **bilmäz** bo mäning öz köngülüm ät' özüüm burxanlarınng nom tözi yiltiz ärür tip ötrü ol tınlı bo yirtinčüdäki **ögüzkä** tägzinürčä čomar batar tägzinür
- II c antada **öngiki** yalnguq tınlıylar äsr [] tänä adınu umadın yangluq saqınčturıysar inčä [] bo mäning öz köngülüm ät' özüüm burxanlarınng nom [] i yiltiz ärür tip ötrü ol tınlıylar bo yirtinčüdäki **ögüztä** **tägzinürčä** čomar batar tägzinür
- 例 C 永沈苦海，不闻佛法名字。尔时，五百天子在大众中。
- GT15-12 **taluy tag täring ačıy** ängäk ängänür-lär burxan-lar-nıng nom-ın **a tın y** (ä) mä äšimäz-lär ; ol ödün beš yüz t (ä) ngri oylanı ol quvray arasınta ärür ärti-lär
- I a **sngsar ičintä** ängäk ängänür burxanlar nomın äčid-mäz ol ödün biš yüz tngri oylanı ol quvrayda ärür ärtilär
- I b **taluy ögüzä** ängäk ängänür burxanlarınng nomın **atın** išidmäz ol ödün biš yüz tngri oylanı ol quvrayda ärür ärtilär
- II c **taluy ögüzä** ängäk ängänür burxanlarınng nomın **adın** ymä äšidmäz ol ödün biš yüz tngri oylanı ol quvrayda ärür ärtilär

例 A 中，GT15-12 在动词 bilmäz- “不知”、uqmaz- “不懂”、umaz- “不能够” 后皆使用了复数附加成分 -lar/-lär，在 I a、I b、II c 中动词 bilmäz-、uqmaz- 后没有缀接复数附加成分，只缀接在 umaz- 后面；在 I a、I b、II c 中 širavak “声问” 前面带有 qamay “所有” 一词，而 GT15-12 中则进行了省略。例 B 中，öngi adın “别的” 在 I a、I b、II c 中皆为 öngiki “以前的”；adınu “恢复” 与 I b、II c 同，但在伦敦本 I a 中则为 (tänä muna yoryur) ongalu；öküz-tä tägzinürčä čomar “沉入（生死）海”，在 I a 中为 ögüz tägzinčingä čomar，在 I b 中为 ögüzkä tägzinürčä čomar，在 II c 中为 ögüzä tägzinürčä čomar。例 C 中的“苦海”，在 GT15-12 中译为 taluy tag täring ačıy ängäk ängänür-lär

“经受像苦海般苦难”，在伦敦本和京都本中分别译作 *sngsar i čintä ämgäk ämgänür* “在生死中受苦”，*taluy öküz-tä ämgäk ämgänür* “在海河中受苦”。足见，GT15-12 与 I a、I b、II c，即伦敦本、京都本和其他元代写本均不相同，属于元代修订的改译本。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正字法特点。第 11 行的 *bilmäsär* “若不知”写作 *bylm'z-'r*，即 *s* 写作 *z*。其实，在回鹘文文献中用 *s* 字代替 *z* 字时有发生，不足为奇，但是条件式 *-sar/-sär* 中 *s* 字被 *z* 字代替尚属首次；第 13 行的 *tünl (i) γ-lar* “众生”中 *tünl (i) γ* 和附属附加成分 *-lar* 用断句分隔号“:”进行分割，此种正字亦属罕见。笔者曾以为这只是一个笔误，但与其他版本比较才恍然大悟。本文第 09-13 行的 *öngi adin yangluq saqin č-lirγ tünl (i) γ-lar äsrük kiši täg muna tana adinu uma ün yangluq saqin čtur yursar in čä bilmäş-är bu mäning öz köngül-üm ät' öz-üm burxan-lar-niing nom töz-I yiltiz-i ärtür tep* “若醉迷不醒，不了自心是佛法根本”中的 *bilmäsär* 虽在伦敦本 (I a) 中依然译作 *bilmäsär* “不知”，但在京都龙谷大学收藏本 (I b) 译作 *bilmäz*；本文第 13-15 行的 *ötrü ol tünl (i) γ : -lar bu yertin čüdäki öküz-tä täginür čä čomar : batar tägz-inür-lär* “流转诸趣”中的 *tünl (i) γ-lar* 在伦敦本和京都本中均写作 *tünl (i) γ*，但在 II c (柏林收藏品 U5698) 中写作 *tünl (i) γ-lar*。看来，本文的抄写者在抄写过程中参考了早期京都本和属于元代的改译本。当根据京都本写作 *bilmäz* 后又见到元代本中的 *bilmäsär*，因 *z* 字不能连写，于是将错就错，临时增加了 *'r (är)* 两字；同样，根据京都本写完 *tünl (i) γ* 加上断句分隔号后看到元代本中的附属附加成分 *-lar*，于是分隔号后又增加了表示附加成分的字母 *-l' r*。本文页眉写有 *yeti yigirmi* “十七”，即文献的页码第 17 页，表明本文献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抄本。可惜，依据笔迹特点，本文献至今未见其他同一来源抄本。

总之，《八阳经》的汉文本和回鹘语译本在回鹘人当中广泛流传。回鹘语初译本完成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封洞之前，到了元代在初译本基础上进行了修订，但在功德信仰的驱使和功利心的作用下，回鹘人对《八阳经》进行了多次的抄录。到了元代回鹘人甚至不远万里来到江南杭州或大都北京，在那里进行印刻，传至敦煌、吐鲁番一带，以满足广大信徒对于《八阳经》的特殊需求。这进一步证明，中原文化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深度影响及内地与边疆地区从古连绵不绝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